

白墙

代雨东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白堊



目 录

第十六回 三三七

得皇恩胡宗远晋升总督办
调包计卢炳义恨释胡大侠

第十七回 三五七

杭州府郑海岚献书胡宗远
扬州城颜雨程被掠白蛟帮

第十八回 三七八

施绝技白蛟帮义救颜雨程
说分手刘有大诈盐十万担

第十九回 三九七

持密令郑海岚智擒卢炳义
游淮河和顺庄开店石下镇

第二十回 四一六

颜府内赵宣礼提亲遭拒绝
大江上遇刺客惊魂杭州城

第二十一回 四三九
为剿倭胡宗远欲建造舰厂
竟造权上虞镇诚请活鲁班

第二十二回 四六一
大堂上胡宗远独定造船商
船坞外众倭寇刺死活鲁班

第二十三回 四八五
送棺榇郝春华送子承遗志
欲试航众倭寇纵火烧战舰

第二十四回 五〇八
设奸计赵宣礼欲害和顺庄
为爱情颜雨程义献造船匠

第二十五回 五三三
颜府内赵宣礼逼婚颜有方
施奸计众倭寇谋杀赵希圣

第二十六回 五五七

清凉寺寻倭寇小野被点穴
大街上众义商联名保代正

第二十七回 五八一

为报仇赵宣礼拉拢廖崇德
怨抱德廖崇德军粮偷掺石

第二十八回 六〇六

施奸计破院内代正遭枪打
大河中廖崇德溺水颜雨程

第二十九回 六三二

大江上颜雨程获救秋叶庵
论佛法说真爱情动出家人

第三十回 六五七

剿倭寇奋神威怒杀辛五郎
寻千里道观内泪洒李观玉

第十六回

得真恩胡索远晋升冠督办

调包计卢炳义恨释胡大侠

杭州，胡其从收到代正的来信，看罢递给一旁的刘全发，刘全发读后有些惊讶：“代公子要在扬州收盐引？”

胡其从叹道：“此子行事总是出人意料，不愧是岳琪兄的弟子！”

刘全发道：“可是，代公子要咱们筹措十万两银子，咱们去哪里筹借？”

胡其从道：“还是老办法，把这个园子与和顺庄拿去做抵押！”

刘全发有些忧虑道：“东家，您这个园子可是刚刚赎回来，又要拿去抵？”

胡其从道：“全发啊，三军打仗，最忌粮草不足，如今代正他们就是前锋线上的将士，我们在后方，别的帮不了忙，只能倾尽全力为其筹措粮草，不光从杭州借，我还要写信给显忠兄，让他在扬州帮助代正筹借！”

刘全发有些担心道：“东家，这么大笔银子，若稍有闪失，恐怕……”

胡其从道：“常言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们既然用了代正，就要给他最大的信任！别的不要说了，去办吧！”

刘全发见胡其从说得如此肯定，也不再说什么，答应着去了。

馆驿内，胡宗远跪在香案前，一个锦衣卫千户——潘恩正在香案后宣读圣旨。

潘恩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浙江巡按御史胡宗远，擅长军事，多次剿寇有功，又兼勤政爱民，深体朕躬，着即提升为七省总督，节制东南军事，钦此！”

胡宗远叩头谢恩道：“臣胡宗远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站起身，接过圣旨。

潘恩道：“胡大人，咱们又见面了，恭喜啊！”

胡宗远道：“有劳大人！大人这边请！”

胡宗远请潘恩坐了。

潘恩道：“胡大人……不，胡总督，我来前，亲见兵部尚书赵大人在朝堂之上，力排众议，着力荐举胡大人为七省总督，赵大人对胡总督之关切爱护，真令人感动！”

胡宗远道：“赵大人的关爱提携，令宗远惭愧！”

潘恩道：“听说此次胡总督破敌，是用了以敌制敌之策？”

胡宗远道：“宗远确实招降了净海帮，净海帮已然诚心归顺朝廷，也谈不上什么以敌制敌！”

潘恩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赵大人让我带给大人的一句话！”

胡宗远吃了一惊：“……莫非，赵大人对净海帮心存疑虑？”

潘恩道：“这个……就不是我能说的了！”

胡宗远眉头一皱，心中隐隐有些忧虑。

二人叙谈一会儿，潘恩表示要赶回京复命，胡宗远送走潘恩，正自思索间，张啸从外面走了进来。

张啸道：“大人，外面有巡抚大人等众多官员，请大人移驾总督府！”

胡宗远点点头，依然眉头深锁。

张啸道：“大人，圣上恩宠，提升大人为七省总督，正可借此一展抱负，为何闷闷不乐？”

胡宗远道：“今天潘恩大人的话想必在门口你也听见了，看来朝廷对净海帮很是不放心啊！”

张啸道：“此次剿倭，净海帮有功于朝廷，朝廷应该不会……”

胡宗远道：“朝廷历来把净海帮与倭寇同等视之，要消除朝廷这个疑虑，恐怕不易！……”

张啸道：“大人与净海帮有约，如果朝廷反目，大人该当如何？”

胡宗远道：“那我就对不起李直了，不管怎样，我都会为净海帮向朝廷据理力争！”

胡宗远被朝廷任命为总督的消息很快传到扬州，颜有方听了大急，赶忙请来卢炳义和杨翠奴商量。

颜有方着急道：“胡宗远被升为七省总督？……那日后咱们行事，就更多掣肘了！”

卢炳义道：“这个不用急，我已经收到了赵大人的信，胡宗远这个总督，还不是赵大人替他讨来的！赵大人让我们安心行事，不用顾虑其他！”

听卢炳义如此说，颜有方稍稍放下了心。

卢炳义道：“我决定，将盐给代正！”

颜有方又有些着急道：“给他们盐？那我们……”

卢炳义摆摆手道：“你别着急，巡盐御史秦庸昨天来了，特意来为代正说话，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他！”

颜有方道：“可是大人不是说，那个秦庸是个摆设，不足为虑吗？”

卢炳义道：“当然，不过如今这个摆设后面有总督大人，我得让总督大人挑不出我们的毛病来！”

颜有方道：“可是，你不说总督大人不足为虑吗……”

卢炳义道：“有方啊，你不用担心，我这是以退为进，他们要盐，我给他盐，总督大人那里也无话可说，只是，他们拿了盐，不能去卖，还是个问题！”

颜有方道：“大人的意思是？……”

卢炳义道：“或许，他们贪心不足，违反了朝廷的法度，那就怪不得我了！”

卢炳义眯起眼睛来，眼缝里射出阴毒目光。

翌日，代正收到胡宗远的来信，正在看的时候，王原武匆匆地走进来。

王原武道：“代公子，盐运司衙门差人送信来，说大丰盐场有盐了，让咱们赶紧启程去领盐！”

代正道：“哦？！……”

李观玉道：“之前说没盐，现在又有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代正笑笑道：“可能是总督大人起了作用！”

李观玉道：“总督大人？！……”

代正道：“胡大人已经被任命为七省总督，这是他给我来的信！”

小刀笑道：“那太好了，少爷，我们以后有总督大人罩着了，看他们还敢横行霸道！”

代正道：“不能这么说，我们依法经商，就算没有总督大人，也不用怕他们！”

王原武道：“公子，既然有盐了，咱们还是赶紧去领盐吧！”

代正点头同意。

胡瓜道：“这次还是我去吧，你在这里操持收盐引的事！”

小刀道：“又是你去，上次你就把事办砸了！”

胡瓜道：“怎么是我办砸了呢，是他们故意刁难我！”

代正道：“你们别争了，瓜兄，这次还是你去，但是要多加小心！”

胡瓜高兴道：“放心吧，只要他们给盐，绝不会出什么问题！”

代正道：“原武兄，你陪瓜兄去领盐，路上不要节外生枝，凡事能忍则忍！”

王原武道：“是！”

代正对李观玉道：“观玉、小刀，你们也一起去，但不要露面，暗中跟着就好！”

李观玉道：“好！”

众人即刻动身，因为胡宗远信中又再催促郑海岚赴杭州，所以代正决定让郑海岚也于今日动身，好在郑海岚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代正送郑海岚到码头，二人在江边小饮。

代正端起一杯酒道：“郑兄，祝你此去事事顺遂！”

二人一饮而尽。

郑海岚道：“代兄，此去见到总督大人，我一定把扬州的盐政状况告诉给总督大人！”

代正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郑海岚。

代正道：“这是我写给总督大人的一封信，烦请郑兄带给总督大人！”

郑海岚接过信放在怀中。

郑海岚道：“代兄，你在扬州，势单力孤，与他们周旋，千万小心！”

代正站起身来笑道：“这个我晓得，郑兄请！”

郑海岚也站起身向代正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在杭州恭候代兄早日回来！”

代正拱手，墨涵有些舍不得，拉着代正的衣襟：“恩公……”

代正笑着摸摸墨涵的头道：“去吧！”

二人依依不舍地走向客船。

傍晚之前，胡瓜等人已经到了大丰盐场，罗振川让人重新核对了一遍盐引，确认无误后，吩咐手下带胡瓜等人去收盐。

胡瓜揶揄道：“今天罗大人不说没盐了！”

罗振川道：“我是秉公办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胡瓜还想说两句，被一旁的王原武拉了一下。

王原武道：“胡兄，咱们赶紧去装盐吧！代公子还在等咱们呢！”

胡瓜本想刻薄两句，但见王原武如此说，只好憋了回去；等装完盐，已是掌灯时分，众人决定连夜赶回扬州。

一艘艘运盐船在江上破浪行驶，胡瓜和王原武站在船头。

艄公过来道：“胡大爷，明日一早就到扬州了，今晚咱们就在这里休息吧！”

胡瓜道：“好！”

王原武道：“叫各艄公把船都聚拢过来！”

艄公道：“是！”

胡瓜道：“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我非得好好损损那个罗大使不可！”

王原武道：“胡爷，代公子吩咐过，莫要节外生枝，出来做生意，这些官府的闲气是免不了要受的！”

胡瓜不再多说，艄公将盐船停靠在岸边，一字排开，船上派人

巡视。

不远处，一艘小船隐在芦苇荡里，船上正是一直在暗暗跟着盐船的李观玉和小刀，二人透过苇叶，看着不远处胡瓜等人的盐船，突然间，李观玉有所警觉，手一握剑柄，小刀立即警醒。

只见几个黑影从岸上慢慢靠近，嗖的一下上了船。

李观玉低声道：“过去！”

小船向岸边划去，李观玉和小刀不等船靠岸，飞身上岸，奔着盐船掠去。

盐船上，几个黑衣人从货舱里出来，突然，李观玉和小刀出现在船上。

李观玉道：“朋友，留下万儿来！”

黑衣人一惊，也不答话，拔刀向李观玉砍来，李观玉出手迎敌。

霎时间，几个人在船舷上动起手来，几个黑衣人渐渐不敌，船上的人被打斗声惊起，王原武和胡瓜被惊醒，冲了过来！

一个黑衣人突然吹了一个尖利的口哨，然后翻身跃入水中，众黑衣人也一个个翻身入水。

胡瓜欲向前追敌，被李观玉拦住。

李观玉道：“穷寇莫追！”随即对原武道：“叫伙计们去看看船上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王原武赶忙吩咐众伙计去货仓清点。

王原武问李观玉道：“这些是什么人？”

李观玉看了看湖面，道：“身手看不出来，但看他们的水性，应该是白蛟帮的人！”

胡瓜道：“白蛟帮？咱们跟他们有什么过节？”

李观玉道：“可能是咱们妨碍了他们的私盐买卖吧！”

众伙计清点完货仓，没有发现船上少什么东西，众人稍稍放下

了心。

胡瓜道：“这白蛟帮的人也真是贪，做私盐买卖就算了，还来偷咱们的盐！”

李观玉道：“我看他们未必是来偷盐的！”

胡瓜道：“咱们船上只有盐，不来偷盐偷什么？”

李观玉道：“白蛟帮出动这么多高手，只是为了偷几袋盐，这个说不通！”

胡瓜道：“不管他偷什么，反正咱们没丢就行了！”

李观玉道：“嗯，熬过这一晚，明天就到扬州了，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当晚，众人谁都没睡，生怕有什么闪失，第二日天光刚亮，王原武便吩咐盐船起航，走了十几里路，前面的江面越来越窄，不多时，江面上出现了一道栅栏，栅栏旁有很多小船，小船上坐着士兵。

小船向盐船划来，士兵站在船舷上向盐船挥动小旗。

士兵喊道：“前面的盐船，靠岸！”

胡瓜道：“是什么人？”

王原武道：“是官府的盐税关卡，咱们过去！”

王原武一挥手，艄公等人划着船靠向岸边。

岸上，一队士兵上了盐船。

为首的一个官员道：“把盐引票，水程路引，照牌，还有批验所关防都拿出来！”

王原武从包袱里掏出盐引票等物，交给官员，官员核对无误，对众士兵一挥手，道：“验货！”

众士兵立刻分成若干小队，走向各盐船验货，众人无法，只好上岸休息，静等官兵验完货。

胡瓜坐在岸边，看着官兵在盐船上忙忙碌碌地验货，烦道：“真麻烦，折腾来折腾去的，早点让咱们走了不完了吗！”

王原武道：“官府为了怕人携带私盐，所以盐在进扬州前，都要例行检查！”

胡瓜道：“私盐，真正贩私盐的他们不管，咱们好好地拿着盐引来贩盐，倒被查个不停！”

这时，盐船上，一个书办走向官员。

书办道：“启禀大人，船上查出来五包私盐！”

官员道：“哦？！你查清楚了？”

书办道：“查清楚了，属下按盐引核查，确实多出来五包！”

官员道：“让船上的伙计们下来，把船给我封了！谁也不许上船！”

书办道：“是！”

书办对士兵喊道：“封船！”

众士兵纷纷刀剑出鞘，向下驱赶伙计和艄公。

王原武见形势不对，赶忙站了起来。

王原武道：“出事了！”

胡瓜依然懵懂道：“出什么事了？”

官员带着两个士兵向胡瓜走来。

官员道：“谁是盐船的主人？”

胡瓜道：“……是我……怎么了？”

官员一挥手道：“抓起来！”

两个士兵扑上前去，抓住胡瓜，胡瓜大惊道：“为什么抓我？”

官员冷笑一声，道：“为什么抓你？因为你挟带私盐！”

王原武道：“大人，我们的盐刚从大丰盐场运来，有盐场核发的路引，怎么会挟带私盐？大人不是搞错了吧？”

官员甲道：“住口！我们在这儿查盐查了多少年了，我会搞错？现已查明，你们的船上多出五包盐，这五包盐不在引数之内，就是私盐，你还敢狡辩？”

王原武道：“大人，我们的盐船装了这么多盐，又怎么会为五

包盐以身犯险，请大人明察！”

官员傲慢道：“这我管不着，我的职责就是核查船上的盐是不是与引票相符，多出来就是私盐！少废话，给我带走！”

两个士兵押着胡瓜走了，胡瓜边走边喊：“你们胡说八道，我没有贩私盐，原武兄，快去找代正来救我！”

众人弃船登岸，赶忙赶回扬州，将胡瓜被抓之事告诉代正。

代正听完沉吟道：“如此看来，这五包私盐一定出在昨夜那帮黑衣人身上！”

王原武道：“都怪我，我只顾得让伙计们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却不料居然多出来了东西！”

代正安慰道：“原武兄不必自责，他们这是栽赃陷害，即便是咱们的盐不多不少，他们也会找别的办法来害我们！”

小刀道：“少爷，那现在怎么办，他们把胡爷给抓走了，盐船也被扣了！”

代正道：“大家先不要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胡瓜给救出来！”

王原武道：“怎么救啊？挟带私盐可是死罪啊！”

小刀愤愤道：“不如咱们晚上杀上去，把那个狗官给宰了，把胡爷救出来得了！”

代正道：“小刀，别胡说！”

代正沉吟了一下：“小刀，你先去打听一下，看看胡瓜被关在什么地方，监牢不是人呆的地方，想办法先给他送些东西过去，告诉他不要担心，我们正在想办法救他！”

小刀答应一声去了。

代正道：“挟带私盐的案子，由盐运司衙门来审理，看来我得去一趟盐运司衙门。”

李观玉道：“我看这事八成是卢炳义和颜有方勾结起来在害咱们，你去找他有什么用？”

代正道：“越是处心积虑想害我们的人，我们越要跟他打交道！”

李观玉看着代正，兀自不解。

代正来到盐运司衙门，求见卢炳义，卢炳义见到代正，故作惊讶道：“怎么代公子不是去贩盐了吗，怎么有空来到敝处？”

代正向卢炳义施礼道：“卢大人，小民来向大人请罪！”

卢炳义道：“哦？！……代公子何罪之有啊？”

代正道：“小民的盐船，路经扬州税卡，被当值的官员扣了下来！说是查出了盐船上挟带私盐！我的人也被抓走了！”

卢炳义道：“有这等事？这个……下面还没有向我禀报！不过，若果真有此事，本官身为朝廷命官，也得秉公处理啊！”

代正道：“小民绝无请大人徇私枉法之意！”

卢炳义道：“那代公子来的意思是？……”

代正道：“若果真有私盐，小民愿受刑责，小民此来，是请求大人能够对此案公开审断！”

卢炳义道：“这个自然，本官执法，向来是正大光明，绝不私下判决！”

代正道：“这样，小民也就放心了！”

卢炳义看了看代正，道：“代公子，若果真有此事，那么本官不得不命人对公子的行动有所限制，得罪之处，还请谅解！”

代正道：“是，案情未清之前，小人不会离开扬州！”

卢炳义笑道：“这就好，代公子果然是明白事理之人！”

代正刚刚拜别卢炳义，颜有方的请帖就来了，和顺庄陷入私盐之案，他自是要大肆庆祝。

颜有方在府内大摆筵席，席上觥筹交错，歌舞嬉戏，煞是热闹。

颜有方道：“大人此计真是高明，有方自愧弗如！”

卢炳义得意道：“挟带私盐，按大明律，当处斩刑！如今人赃俱获，总督大人即便知道，也说不出什么来！”

杨翠奴道：“挟带几包私盐就要杀头啊？”

卢炳义道：“当然，这次虽然没有直接抓到代正，但等案子审决，我依然可以判他一个连带之责！”

颜有方端起酒来道：“大人，有方敬你一杯！”

二人端杯一饮而尽。

卢炳义道：“再隔两天，我就叫人去催征盐课，到时候那些盐商，谁还不把盐引给咱们乖乖地送来！”

颜有方笑道：“扬州的盐商看到和顺庄的下场，恐怕不用大人征收盐课，他们就把盐引送来了！”

二人相视大笑，当晚尽欢而散。

监牢内，胡瓜头发蓬乱，双手用力地摇晃着铁栏。

胡瓜道：“放我出去！你们这帮混蛋！放我出去！”

守卫喝道：“嚷什么？再嚷就给你好看！”

胡瓜道：“我没贩私盐，为什么抓我，放我出去！”

守卫不耐烦，走过来一脚把胡瓜踹在地上，胡瓜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叫嚷道：“你敢踢我，等老子出去，就给你们好看！”

守卫刷的一下拔出刀来，指着胡瓜：“你再叫？！信不信老子一刀劈了你？”

胡瓜瞪着守卫甲，忽道：“好汉不吃眼前亏，老子不叫了！”

守卫骂骂咧咧地把刀还鞘。

正吵闹间，牢头带着小刀来到监牢，牢头跟守卫使了个眼色，二人到一边去喝酒了。

小刀走到铁笼前，见胡瓜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胡瓜见是小刀后，赶忙翻身坐起：“小刀，是你？是来带我走的吗？”